

我与改革开放40周年

从“小铁牛”到全程机械化

□贾火龙

金秋季节,我来到漕泾镇水库村五组大农户张国云的田头。老张正在田里查看虫情,因为前天刚给水稻打过农药。看到已微微低头的稻穗,我对老张说:“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。”老张满意地点了点头。老张是村里最早的大农户之一,我问他几年来种田的最大感想是什么?老张爽朗地说:“一靠党的政策好,二靠农业机械化。”他说:“没有好政策,我不可能成为大农户,没有机械化,我也种不了这100多亩田。”老张说得实在,也是事实。改革开放以来,国家农业政策越来越好,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。

1974年7月,我在当时刚成立的公社农机小组工作,和另一位同志一起负责全社的农业机械推广使用管理工作,这一干就是整整40年。40年来,我见证了农业机械从无到有,从小到大,从粗放到精密的过程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,当时所谓的农业机械主要是手扶拖拉机。说它是手扶拖拉机是因为它动力小,机手不能坐在机上操作,只能赤脚扶着机器走。不但作业效率低,而且机手操作很辛苦。

改革开放后,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行,一到农忙季节,家家户户都要进行农作物的收种。因此,农民对农业机械的需求十分迫切,常常发生拦机、夺机现象。后来,国家出台政策,农民私人也可以购买大型农机具,并能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财政补贴,一大批农机作业专业户涌现了出来,农业机械化得到了快速发展。耕田拖拉机从8马力的到后来的11马力的、12马力的、50马力的、55马力的、70马力的,直至80马力的。目前漕泾镇的耕田拖拉机基本都在70马力的

上。机器的功能从当初的单纯耕田到现在集耕、耙、开沟为一体,效率提高了十几倍,机手的操作条件也从赤脚跟在机器后面走,变成坐在带风扇空调的驾驶室里,可以穿着西装开拖拉机。

在耕作机械发展的同时,收获机械也率先跟了上来。从1997年镇农机站购进的第一台“久保田”高性能联合收割机起,随后年年增加。每到夏收、秋收的大忙季节,我和机手们一起日夜奋战,为农户们服务。2010年,漕泾镇高性能联合收割机达到16台,在一些跨区作业机器的参与下,全镇二麦和水稻收割的机械化程度基本达到了百分之百。而且现在的收割机都能将谷物运送到场,如路途较远,还配有专门的运粮车,农民们常说:“机器一响,稻谷到场。”

与此同时,水稻种植这个机械

化难度最大的项目,也从直播机、插秧机到现在的穴播机、浸种催芽机逐步发展。今年全镇水稻机械播种插秧面积达到95%,实现了从种到收全程机械化。

农业机械化的实现不但提高了农业生产劳动率,解放了大批农业劳动力,推动全社会经济的发展,更有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,漕泾镇水稻亩产从上世纪末的400公斤左右,到如今普遍在500—600公斤,去年亩产达到580公斤。2017年全镇农业总产值21904.2万元,比改革开放前增长几十倍,农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。

“我与改革开放40周年”征文活动将持续至2018年12月31日,欢迎大家踊跃投稿,稿费从优。投稿电子邮箱:xiafen920@163.com。纸质稿请邮寄至:金山区蒙山北路280号7楼传媒中心报纸部夏老师。



Jinshanchao

中秋寄思

□黄永强

这几天晚上,月亮一天比一天圆,我才发现中秋节快到了。

随着“滴滴”一声,一条短信跃入我眼帘,是一条通知领取快递的短信。自小区安装了快递柜后,我们取包裹就方便多了。晚饭后,我散步回来,路过小区门口的快递柜,顺便领取了那份快件。回到家拆开一看,发现是小顾寄来的一张月饼提货券。小顾是我二十多年的好朋友,他原在石化工作,我们因业务往来而相识,彼此真诚相待,志趣相投,经常一起小聚、出游。后来,他爱人小沈还与我做了几年同事。那年,“下海潮”滚滚涌来时,他俩也辞职去市区创业了。自此,小顾夫妻俩每年春节都来拜年,每年中秋都会寄来一张月饼券。

中秋节是我国传统节日,也是团圆佳节。自古文人墨客都借圆月表达游子浓浓的思念之情,如今人们用短信、微信等方式相互祝福。当然,中秋节少不了月饼。因此节日未到,各大商场早已抢占先机,引进各种口味的月饼。回想我小时候,月饼是种“奢侈品”。那时,物质条件匮乏。到了中秋节,村民们一般自己做月饼,即把面团用擀面杖压得薄薄的,选一角放一勺芝麻或豆沙,折起面皮盖住馅,用小碗压出一只面饺,然后用手捏出齿形扣住。半圆形的面饺像眉毛,也被称为“眉毛饺”。面饺放进铁锅里煎熟,略带焦黄,入口香甜松软,满齿留香。

如今,我年岁渐长,医生叮嘱日常食用需无糖、少盐,清淡为主。前几年我已关照小顾,不要再寄月饼过来。而小顾每次承诺“下不为例”后,还是会寄来。其实,我知道他们寄来的不是一张月饼券,而是一颗友爱的心。我也常在中秋之夜买几个鲜肉月饼,与父母一起赏月共享。

(扫码听本文朗诵版)



弄潮儿

周文静 摄

斗蟀

□伶伶

年幼时,我家有一条红头蟋蟀,振翅时可见蟋翅薄如蝉翼,近乎透明;牙是一副黄扳钳,略显坚硬。按虫谱上讲,虫名当称“白黄”。当年,在虹口区地面,我家红头很有名气,相当一段时间无虫敢会。直到那年国庆节前,才有人约战,据说对方有一条号称“静安大将军”的紫黄蟋蟀。经双方朋友促合,大家约定周末会战。

当天,我家老大捧了家里最好的两只铜鼓盆(盛蟋蟀的罐),带了红头和另一条同样战功赫赫的红牙青出门了。

后来,我家老大回来说,那家主人住在静安区的一栋老式洋房里,上一辈原是资本家。我家老大与对方聚在一张红木圆桌旁,周边有一群人围观。对方拿的是一个高且盆口小的泥盆,将蟋蟀放在里面。桌上放一只铝质长方大饭盒,底部垫了温州草纸(很厚、起细绒毛似的黄手纸,在这样的纸上缠斗,不会跌跌撞撞误伤),中间用黑纸板隔开。待双方觉得虫的外型大致相当,就将各自

蟋蟀放入铝盒里。

放入后,我家老大傻眼了。对方的蟋蟀足足比我们大了一圈,是一条“干牢”(圈内话,专指训练有素,调养到没有赘肉的)紫黄虫。之前,因他们盆口小、盆深,视觉上就会显小,实际是对方故意设局,以图以大吃小。这分明不是一个等量级的选手,怎么能斗?未及我家老大反应过来,那个裁判(类似中间人)已抽了中间的黑纸板,两位大将军的触须贴着盒底朝中间横扫过来,现场立刻安静下来。只见一大一小两位斗士触须一接触,立刻都后退一步。随即裁判高声道:“双方劲兴八角(行话,蟋蟀六个爪子展开撑地,两根触须贴地挥扫),可以开打!”

紫黄率先下口,斜着双钳,试图双钳夹对手的单钳。我家红头明显处于下风,不过红头并非等闲之辈,以小吃大也不是第一回。它的独门秘诀是身段极其柔软,看家本领是轻功!说话间,对方已张开大牙,步步紧逼,一个并格(指打斗姿势)将

红头高高举起。红头随即虬成一团,状若受惊龙虾,但见它将收紧的两条大腿猛地蹬向对手腹部,借力发力,将对手蹬向盒壁。“啵……”的一声,紫黄从壁上摔下,它愣了一下,随即振翅急啼,一个急转身朝红头猛冲过来。

两位“战将”虽力量悬殊,却各施绝招,大战十几个回合,难分难解。紫黄凭借身高手壮,一次次以重钳迎头正面袭击红头。红头灵活轻盈,战术多变,愈战愈勇。紫黄体力渐渐不支,加之牙门被伤,出水(透明液体,类似人体的血液)难止,纸上水迹斑斑……突然,那位身材修长、文质彬彬的长年主人喃喃地道:“不斗了,我们认输,祝贺你们!”这场耗时十几分钟的跨界虫界大战终于结束了,我家红头战胜了“静安大将”!

红头一生遇到的大小仗有二十余次,未有败绩。它去世后,老爸还特意做了个透明的有机玻璃盒,将魂归西天的红头加热风干,活灵活现保持着它生前威武的雄姿。

游南惹有感

□沈永昌

游江西宜春,不要忘了去千年古村——南惹村。南惹村坐落在明月山东麓的山明水秀之中,别看这个小村只有17户人家,可建村已有800多年历史。由于这里的村民不希望被外界打扰,就给村子起名为“难惹村”,意思是这里的村民惹不起,“难惹”“南惹”因此得名。

这个宁静的小村依山而建,绿树葱茏茂盛,一条溪水穿林而过,山鸡野鸭走来走去,狗也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晒太阳。几座原始的木桥、石桥,连起错落有致的十几户人家,户与户之间没有院墙隔离,一条条山间小径全由原始的石块与石板铺成,上面布满了青苔,小径串连起农家、小桥、流水和田园,构成了南惹古村的淡雅。

我们来到村口,循着山间小溪步行而上。绿树成荫间,涓涓细流从石缝里、从山洞中、从突兀的岩石下缓缓渗出,汇聚成一条终年不息的溪水。

村口有两株千年古树,与几块天然的巨石组成一座形似山门的景观。这两株古老沧桑的银杏树,相距大约10米,树干粗壮挺拔,要三四人合抱才能围住。银杏树长得枝叶茂盛,站在村口远望,就像一片小树林,形成两树成林的景观。走近古树抬头仰望,树冠枝繁叶茂,绿荫婆娑,树下成了村民夏日纳凉、冬日暖阳的好场所。据资料记载,这两株银杏古树为一雌一雄,树的根脉相通,枝叶相连。

更让人惊奇的是,两株银杏树下还卧有两块巨石,石体光滑,一块形似棺材,称棺材石;另一块石头上布满了马蹄印,名马蹄石。据说唐朝末年,一只山妖来到南惹村想偷砍银杏树,被八仙中的铁拐李看见将它一掌打死,把妖尸装在巨石内,让棺材石长年守护在古树旁。至于马蹄石的马蹄印,当地人说是铁拐李镇压山妖后,乘马上天时在石头上留下了马蹄印。孩子们爬上这石头乘凉或晒太阳,也有上天的寓意。

南惹村周边,还建有仰山栖隐禅寺,寺内暮鼓晨钟声常在,山中祥云薄雾绕寺,更给南惹村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。